

崑山人物傳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幼岐嶷眉眼如畫姆抱御中側置之
座却弗敢立御史竒之既就外傳誦習如成人唯家
人紛委其傍不誤視見者知其不凡十四廩學官又
十年爲弘治丙辰賜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預修會典成遷侍讀中人謹噉公遠凡奪公侍讀公

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意無所恨已進侍讀學士
禮部侍郎會大禮垂成議者相繼罷去公又嶽嶽持
議帝興獻非是屢忤上旨乃出爲南京吏部尚書五
年大計群吏公蒞事惟公惟明輿論翕服而權貴欲
引繩批根議論背之者謂大計不當上旨勒公再寤
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願解綬去不能違事
心之所安是非非是顛倒已定之品局爲也遂再乞
致其仕爲築室陽抱山中琴樽自老歷三十餘年
中外薦牘以百計公竟不起公爲人恬素純一行

八十了不知人間有巧詐淫佚之事聞人談說輒云
曰世豈有是哉人貌人情等耳母告者過聊生平不
畜姬媵每夜舉燭一長鬚行酒行已肅立戶外更召
行之籌盡則止不復飲里中年少每相誡母爲不善
爲冢宰知其黠者曰秘之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公
庭寂然得年九十有四遺命母乞恩于朝易名請
避父諱詔贈公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恭靖

論曰長洲文震孟作名賢紀稱恭靖醇厚長者平居
抑抑耳乃其臨事又何屹然壁立哉凡大臣居鄉非

獨清謹貴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恭靖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慙彼其行事有以深信于人也世人稱恭靖陰行善或以問公頭面皆赤晚語所知吾直以行誼爲當年第一人故略信其所指矣恭靖宅吳趨予得至焉庭中古栢枝相虬根出石上人曰此當年老蒼頭行酒處也

顧潛 父宜之

顧潛字孔昭蚤慧舉止凝然不與他慧者等父自先生名宜之故長者每事多遜讓獨心奇公爲營

尚第令異日可通賓客年十四山陰司馬御史得公
牘竒之升入鄉校十九爲賢書弘治丙辰廷對主司
主進其卷寘二甲第三人尋被命改翰林院庶吉士在
館課多第一爲王文恪公所重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公爲御史嚴權倖請謁一無所問中貴人噉之將整
公偵伺無所得誣奏註誤朝儀下錦衣獄朝廷特寬
釋之庚申奉勅往山東河南印信馬匹公奏言馬政
耗弊多由折色子粒買俵等項互累軍民懇復洪武
永樂舊制庶民力可寬軍政清肅上勅所司罷行之

壬戌以疾在告思裨政理乃輯唐虞三代至漢唐宋
事蹟附以論斷凡奉天法祖訓儲恤藩育才子惠納
諫節用飭邊防清利弊無不具載勒爲一書名稽古
治要疾愈上之上嘉諭留備觀覽仍復山東道御史
劾奏光祿少卿祝祥阿附外戚太常卿崔志端左道
惑人累遷禮部尚書乞賜斥逐朝綱肅然未幾奉勅
提督京畿學校所至簡拔俊乂模範整肅三輔文風
翕然丕變先是順德永平諸郡士鮮知學公擇秀穎
者令有司資送至京從師肄業多所造就正德丙寅

公再滿考時許襄毅爲家宰考公上上推大理寺丞
者一按察副使者四皆不報蓋武廟嗣服逆瑾當
道而公屢疏遠佞息遊非其所樂故已眈眈側目于
公矣吏部劉宇者瑾私人也其子爲畿內令謁公公
絕之不與款曲遂爲所傾出守四川馬湖未之任以
瑾格例去其官公歸即舍南鑿池疊山奉封御史公
所謂展桂堂者也延賓觴奕娛養情性又十有二年
而封公卒公壽六十有四

論曰顧之先樹德務滋起家成進士則自侍御公始

侍御之教潔庭宇肅僕媵爲務其男子操作奉令惟
謹婦人習女工機杼聲軋軋相聞也孝武之際公在
御史臺用其七而天下肅晚乃用之于家迄于今凜
凜稱有家法矣公性早起必手一編坐小軒下多謝
客童子曳踵而行不誤視晚歲時有觴詠稱真逆者
張思南高上杭周德興三人而已予每讀公所著崑
山志簡峻蘄截如見其人焉

周倫

周倫字伯明弘治丙辰進士己未廷試除保定府新

安縣知縣而縣苦旱飛蝗蔽天公率其屬徒步虔禱三日大雨如澍明年大水䟽請停派未發寄養馬匹又請粟巡撫賑貸會長隄適潰公以粟募民負土築隄不日隄成民亦得粟免死既滿考超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龍泉等關正德改元又勅勘太監李興擅砍禁林山木奏入上嘉其直而是時逆瑾用事責令百官違限一年者致仕公陰父喪還京不及限致仕如瑾例瑾又發公薦雍忝䟽罰米二百石輸大同論西庫布花積弊罰米百石輸京倉公處

之怡然未幾瑾敗復江西道監察御史疏薦大學士
謝遷尚書劉大夏編修許讚謝丕檢討許誥御史李
熙等向以忤瑾見黜亟宜錄用又劾奏大學士焦芳
摠兵張洪等官上納之癸酉巡按山西時騎入完
各鎮皆擁兵自保不相救援公疏畧曰臣看得宣大
延綏雁門等邊勢相聯絡所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
而各鎮官軍例分爾我害至則聲言救援逗撓不進
害退則堅壁自守等如秦越我軍忤意害志益驕積
習如常深爲可慮乞調各鎮遊騎官軍各駐劄所在

近邊酌量勢務相應援庶幾諸鎮一心邊陲可障
上又納之公在山西修築城關土堡及堞口月城凡
一萬二千丈有奇挑濬濠塹三千餘丈久之陞南大
理右寺丞尋陞少卿嘉靖改元拜都察院僉都御史
勅提督操江院事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官尋陞兵工
二部侍郎奉旨清理軍職貼黃戊子陞刑部尚書己
丑改北赴京師命侍經筵未幾又改南刑部蓋公之
入也朝廷方論去桂相詔逮其私人李夢鶴等付刑
部獄張少傅以囑公公徐曰久有公論少傅曠之故

有是命公既抵南京奉旨會審罪囚矜恤明允又上
疏推明律例七事下法司會議施行辛卯南郊進公
資政大夫壬辰滿刑部考引年固乞休不允勅會同
都察院考察本部屬官再上疏懇乞休致詔許之又
十年而公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論曰康僖公其貌恂恂不疾言然終不可犯以非義
是非所在屹然山立不可動搖蓋侃侃古大臣之風
矣懸車引年敦恤親故觴咏之樂亦禪世風里長老
嘗見公遊武林子大理丞鳳鳴侍而張通叅襄亦侍

其尊祁州翁聯艦合樽四韻齊下積篇成帙題曰西湖唱和錄雖復流連魚鳥不忘諷俗維風而惜乎其詳不可得見也公性嗜書善行草今陪京刑部壁有尚書墨妙識者謂山谷似公公又好讀軒岐之籍身習其事常曰先王六藝之教惟此道可以養生養生則能及物古之君子愛其身將以有爲意念深遠矣

梁鳴鸞

梁鳴鸞字九章兄弟皆有聲名而公性尤爲沉至無高華自喜之色居恒耽嗜史籍嘗倣古論贊體作史

論四十卷摘鉛刺繫朱黃不去其手凡數十年而後
就又重自矜秘弗以示人一時學者爭師尊之彬彬
多該達之士或去爲大官而公怡然殊弗屑意所至
必以史論自隨點竄尋繹無間寒暑風雨晦明晝夜
嘉靖中以歲薦謁選長安授黃州府黃岡縣教諭課
率諸生外讀史不輟墻墉間皆有筆墨紀錄嘗携論
數卷泛舟赤壁之下傳言學使者將行縣浮江迎之
遂百里而遙舟過青山磯風波駭作舟人大恐公攝
衣危坐數問從者史論何在寂無長言蓋其耽嗜如

此公在黃州嘗有藩臬數輩過西陵見公饜舍執弟子禮甚恭而退黃人歎異之公故未嘗言某某爲門下士也晚歲獨居故里紙窻竹屋翛然自遠不復與外事相閉門人秦憲長鰲自陶還謁公公堅卧辭之秦排戶而入就床與公語榻穿敝無席秦歎坐聽之良久退而自得也公所著書歸太僕有光爲之序公嘗屬之曰子爲序吾書甚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惟好讀書甚老無倦而已

論曰昔蘇子瞻碇宿大海中念惟易傳論語解世無別

本此其故即子瞻亦莫能自喻古來著書之家窮見
真性徃徃時有如孫之翰作唐史與青山磯何以異
乎惜乎世無司馬文公及歐陽永叔蘇子瞻輩人遂
令史論無述于後秦憲長心許先生將行之老病不
果豈亦有好妬者歟龔德明言顧文康在政府甚念
先生家人度先生必不欲徃乃相與謀惟直走長安
然後相聞既就道先生讀史舟中顧見岸谷茅葦驚
問狀便指清淮自誓家人惶遽返先生吁嗟先生雖
古獨行之士何以加焉

周廣 子士淹

周廣字充之少孤貧苦志力學登弘治乙丑進士歷
莆田吉水知縣廉毅自持不謁鎮守中貴諸中貴眈
眈視之而公治行皆爲天下第一徵入試浙江道監
察御史未閱月劾奏假子錢寧僭擬東朝諸不法事
詞旨激揚群小側目上故弗深罪也貶丞廣東懷遠
驛而側目者未已使刺客遮道必殺公公僞爲頭陀
持波盪囉行乞四百里乃免而是時武定侯郭勛鎮
守嶺南承奸人意旨故以金試公公峻卻之乃邀公

入謝鍵其戶箠公幾殆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
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公以便道休沐故里羣口共
譟再貶竹寨驛丞驛無房屋築茅舍居之與子弟講
誦不輟寧伏誅詔復御史嘉靖元初遷江西按察司
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
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有不便公所爲者裁革罷歸
起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加通議大夫公負正骨敢任
事再蹶再起不十年至卿貳天下方倚公有爲公亦
殫衷相盡愈見精采不久物化朝野惜之子士淹字

孺享年十三從通議公竹寨驛居沅湘間慨然有志于學三年還負笈星溪從莊渠先生講復性之學分投針芥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通議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通議曰天下大任令兒自負荷君何得云云公聞益自信卒稱入室弟子公以嘉靖丁酉領薦垂三十年不第死徐沛間從通議塋尉遲村

論曰武皇帝龍休明之運率由舊章可稱至治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上常御豹房輕騎佚遊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而胡僧方挾左道以

梵咒弭賊使河南河北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
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
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通議公正發憤奮不顧患
上䟽言但法孝宗便是堯舜斯亦本朝否泰升降之
際矣箴銘藥石不見省采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歟
即空言故足不朽耳龔生適黔涉沅江問竹寨草舍
自詫吾鄉千載下死人凜凜有生氣云通議三子孝
廉最著然皆未易才也孝廉嘗與其弟士洵視母夫
人病必手一編坐床下歛氣柔聲色若孺子有趙白

者嘗借書于洵洵必乙其處與之曰令後生務曉首
尾此豈今世之義乎士淳奉通議歷貧苦雖貴顯日
闕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斯
其形影又何如哉周氏之家學所以久在人叻令人
遇其子弟而興懷也

顧鼎臣

顧鼎臣字九和身長七尺虬髯虎視吐音宏暢應事
而發能厭服衆志各適其所欲得襟度豁如也弘治
十八年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正

德戊辰與修 孝廟實錄己巳陞侍讀賜銀幣丙子

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八月主順天鄉試己卯

武宗南巡賜麒麟服辛巳 世廟繼統開文華講讀

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孔雀服纂修 武宗實錄壬

午郊祀禮成賜白鵬服再疏引疾得請家居究心當

世之務念東南利弊慨然欲起而振之丙戌赴闕丁

亥更定學士制以公爲翰林院掌印學士仍充經筵

日講官分撰誥勅公在講筵敷陳啓沃皆稱上旨屢

勅輔臣引公專對至免朝叅止與講席公益盡心獻

納裨益弘多屢賜金綺書籍戊子進講洪範終篇上
賜手勅曰卿久居淹滯勞苦可憫乃超拜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蓋特恩云己丑校勘續修大明會
典庚寅舉耕籍禮特命公與九推之列賜雲鶴服辛
卯上御無逸殿講無逸篇賜宴陞禮部右侍郎仍充
經筵日講官不妨部事十一月歷三品俸考滿廕孫
一人壬辰奉特旨教庶吉士呂懷等二十一人故事
教庶吉士用翰林二人獨受簡命自公始十二月陞
吏部左侍郎癸巳上幸大學御彞倫堂命祭酒司業

講書賜坐聽講公請錄用曾氏子孫詔如公言擇一人授博士如孔顏孟例甲午滿考進資治尹乙未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趙貞吉等三十人公疏辭上諭之曰朕以卿講幄舊臣効勞有年特茲加秩專委教讀爲國儲才宜從朕命公就職程率訓勵模範肅然丙申從上幸山陵賜麒麟服銀獸繡囊各一事四月賜飛魚服八月九廟成命撰袷享太享諸樂章九月累朝寶訓實錄成特加太子太保賜宴謹身殿仍賜銀幣鞍馬丁酉公又

疏言東南財賦重地積弊甚多爲民蠹害懇乞差官
摠理清查舊額催辦錢糧預儲倉廩期于振舉廢墜
不得滋擾上深嘉納命戶部官速行之加嚴切焉戊
戌奉命主考會試公簡在帝心久擬擢用爲永嘉所
抑棲遲十年是歲八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疏辭不允九月駕幸山陵公扈蹕十一月
朔駕幸園丘上皇天冊表復詣太學上册寶賜銀幣
召對便殿論經史十二月大駕再幸山陵相度章聖
皇后陵隧賜貂帽己亥召至玄極寶殿觀燈賜宴尋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二月朔冊立
皇太子景裕二王就封賜銀幣新鈔十六日南巡承
天夏學士扈蹕公留守京師賜牙刺留守關防一顆
蟒衣四襲金寶帶一圍公上七事懇專事任上手批
勅諭若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顯陵車駕往回動歷
數月昨已冊立東宮命之監國特留卿贊輔協同文
武重臣居守內自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邊陲一應大
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宜遵承朕命應啓請者擬請
令旨施行應聞奏者馳奏行在定奪其有密切緊重

事情宜用欽賜印記來聞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
茲重寄宜欽承之公拜稽首夙夜視事惟愷惟勤四
月大駕還京師公以嚴見憚謬掛彈章公引罪辭避
溫諭慰留不得請頃之賜御批寶璽聖製詩歌二函
及天靈茶筍七月一品考滿復職遣官賫賜羊酒新
鈔八月南薰殿書 太祖 成祖 睿宗三聖玉冊
寶賜銀幣九月賜白花玉帶一圍金織麒麟服三襲
十二月又賜白金蟒衣庚子上祈穀于方極寶殿賜
貂暖耳五月有事于方澤公省牲郊壇感寒漸病噎

上遣醫視疾賜賚特厚公䟽辭俸不允八月病甚懇
乞歸休又不允中使旁午于道溫諭如初公力疾草
遺䟽纏纏萬言如興水利復益法修邊備復河套皆
國家經久大計云訃聞 天子憫悼勅禮部賜葬給
祭贈太保謚文康初公之生也封翁年已踰艾公既
長嘗爲封翁設醮又爲䟽祈之曰某所應有年數以
其半益親而是夕封翁夢天門洞開風露澄澈身披
八卦衣仗七星劍兩黃頭捧玉冊示翁公試及第翁
登上壽而卒知者謂此其祥矣其後監國黃頭持玉

冊如夢而公年數適與卦合始知公精誠格天如此
論曰文康公遭時清明天子向學敷陳講幄十有二
年其所以啓沃君心者世莫能詳然使英主聞心箴
而感動遂曉暢洪範無逸中庸諸書格心之功孰大
于是南巡監國邊陲晏然此其功在社稷又何如哉
君臣相得時所未有而生平偉志未盡施設則年實
限之蓋自宅揆迄于遺疏甫及滿考而 肅皇英睿
性成長駕遠馭公宜何如凜凜爲國家養和平之福
也東南財賦之地修葺城堵經畧宜然城成而寇至

吾鄉十萬戶盡保首領繫誰之德歟而公未嘗故以私鄉之人也至其手出賜金爲當年士民倡曰昔疏廣以天子之賚惠養故舊吾欲用之築城則公之趣操大都如是焉已邑人爲建崇功祠載祀典

魏校

魏校字子才敏而好學一目四行俱下弱冠會試高第授南京刑部主事遷負外郎公初入仕爲理官謂是民命所關心大懼胡端敏語之曰凡用刑不難于招難于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公感悟居刑曹八

載不撻一人民自輸服召爲兵部職方郎中會江彬
逆濠情叵測移疾家居倡爲復性之學講道星溪從
游者嘗百人一日偶來溪上覺天文四垂爲宇混混
乎六合爲家也日星升沉雲霞卷舒乾端坤倪軒豁
呈露其學始大進自謂得之主靜云久之擢廣東提
學副使毀拆淫祠務崇正教有鄭生者從公渡海聞
斧琢聲動地心怦怦然意海藏龍宮故亦有之公毅
然不顧既發如履平焉生乃大服改命督學河南遷
太常寺少卿尋改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

進講先呈講章于政府而公不然永嘉不悅且忌之
遽改太常寺少卿陞本寺卿詔議天地分祀公奏記
畧曰禮家謂冬至祭天于圜邱夏至祭地于方澤然
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
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
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于郊祭后土于社而已人
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
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箇主
宰獨運豈有兩節並持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乃

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共牢始于王莽其言不經後
世因而未改耳且非獨于此後世訓詁爲學始于漢
儒科舉取士始于隋煬帝資格用人始于魏之崔亮
君臣不相接始于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
并賜照察疏入不報遂致其仕公所著書甚多五經
大學皆有纂述盛行于世又嘗謂六典壞于秦後世
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作周禮沿革傳六書變於秦
後世不能知亦惟以秦爲師作六書精蘊二書一轍
大要謂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

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識者躋其言云

論曰予少讀莊渠遺書心躋之謂其言皆足表見于世即不必見之行事可也然其論主靜之學微矣如曰冬氣閉藏極于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養吾仁又曰造化混沌而後開闢收斂而後發生是故歸藏于坤乃聖學第一義噫斯其爲天根乎又曰鷹立如睡虎行如病皆蓄其力而全剛生焉纔輕易發洩便覺浮泛無力又曰自欺最是國賊然其病只是一箇因循遂至

長惡容奸墮坑落塹故不可不決裂也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逼由公之道無變公之學傳曰主靜立人極
其至矣乎公既歿詔贈禮部左侍郎謚恭簡賜葬吳
山陽有司建祠興賢里載祀典

方鵬 弟鳳 孫元儒

太常卿方鵬字時舉弟侍御鳳字時鳴祖盛王文恪
所傳槐庭先生羽儀吾鄉者也父封翁麟更以長厚
見推當世云太常生而岐嶷既長猶憶其前身所在
處有聲黌校間而侍御早慧知向學則太常課之學

出入新瀆里里中人嘖嘖稱二難也侍御以弘治戊午薦于鄉既三年而太常舉鄉試第二人正德戊辰皆成進士當是時逆瑾多僞爲令挫辱諸進士逼令來見而太常念父母春秋高欲令第暫歸省獨身受虀粉無悔乃夜起旁皇却立午門外同年陸某者見而訶之太常歛容謝不敢不數日瑾敗授南京祠部主事歷負外吏部郎中陞山西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主考北京鄉試而侍御用行人起家擢南北臺侍御史巡按真定當

是時太常望重爲時彥所宗而御史之言事也力王
文成就間海表則薦文成可勝大任胡端敏伐謀中
讒則救端敏謂寧庶人必且行大事天下凜凜側目
方御史矣嘉靖元初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
曹卽緣廣其意以䟽請太常聞而微是之御史再䟽
辨非是奏劾其兄以謝天子然後自劾以謝太常相
持久之太常晉爲卿而侍御僉憲廣東旋自免去太
常忽忽不自得曰我預彼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
秋我哉亦遂移病歸與侍御養重新瀆里當是之時

兄弟怡怡問童子時釣游訪先哲丘壠碑版載記幅
巾杖履徃來田間而天下之清望都焉太常善病多
下帷薰掃端然危坐長吏問候惟謹則侍御主之而
侍御性逸宕多笑歌管絃之樂太常亦時徃不令曠
日隔也太常得壽七十一侍御加六馬侍御孫元儒
字思魯嘉靖庚子以禮經魁南服學者爭寫傳之嘆
其超朗而公自謂未至務廣氣類之交于四方闢園
亭田野中用相砥礪久之而公熟視彼所爲故不能
有加于我也旋罷去爲清虛之學每偕計吏行時時

截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亡何病死年四十七林至
今惜之

論曰二方先生冠冕當代矢志勿欺勇退急流各成
吾是即小夫婦人知爲并心一腸不貳不雜而當年
志狀獨于憲陵之際引而不發予故表出之不辭羣
測敢阿其所好哉槐庭翁故有兄年踰六十小得臯
于父輒杖之翁鬚髮皤如長跼以請父投杖而止當
年以爲美談兩先生信其苗裔矣予每過陳儀封輒
言孝廉口無世語身無世態豈有大惕深隱于中願

性至氣高一弗能堪遂托于飲逝于禪謂之聊解云
爾而吾友婦太僕以爲發于憤憾之所未酬縱酒凌
物盡棄其已能而津航及于下乘太過或者其信然
歟太僕儀封皆當代持衡能言之家闡發故交津津
如是則亦可以知孝廉也夫

柴竒 從孫大履

柴竒字德美敏資強記楊侯子器見而禮之令薄游
吳越間用資耳目公挾冊負笈裹糧遂登會稽探禹
穴觀潮錢塘慨然而還正德辛未與弟恭同應禮部

試選高第觀政吏部時楊文襄爲太宰發策策諸進士公上書言東南水利其要害無過白茆塘瓦浦歲久湮塞轉傷禾稼請以逆瑾沒入貲給濟工費言甚懇至文襄上其議于朝特命工部尚書李充嗣往厥功告成繫公之策也是歲授吏科給事中奉詔監軍齊魯間討流賊舉劾功罪惟明克允明年賊陷曲阜闕里禮籍樂器焚蕩無餘公奏移曲阜城就孔廟兼督將士擒賊部軍勇壯九月凱旋獻俘賜金織鷲袍加俸二級初公之監軍也嘗止郵舍傍垣而寢見其

父呼曰起起公帶夢啟戶而垣敗訖然則逸馬觸之
榻麤粉矣公自負蓋有天道云丙子服闋補原官丁
卯陞南京光祿少卿會武廟南巡同大司馬喬宇
京兆寇天叙協力修脩所湏無不應會而辦民力不
勞又查復厨役之占他所者二百餘人嘉靖己丑陞
應天府丞壬辰陞府尹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
復積科試羨餘以拓貢院會南太廟災引咎自陳致
仕家居十餘年卒年七十三公居諫垣時敢言事輒
焚其草今黻庵集所載獨諫南巡劾錢寧一二疏而

已孫堯年字欽父萬曆丙戌進士試同安縣知縣終
常州府學教授從魯孫大履字旋父刑部主事恭之
魯孫也少孤貧不能就塾師學每聞講誦聲公徬徨
其側輒有開悟故人顧茂尹竒而館之令與諸子游
入耳都盡課義可愈十人就諸生試皆高等萬曆壬
辰聯舉南宮甫踰冠乙未廷試丁酉授中書舍人辛
丑陞職方司員外郎即中公性善酒無貴賤長幼皆
與飲輒盡其歡而在長安克精治事然不廢折柬之
召嘗酣飲達旦質明馬蹄特特所酬應無不先諸曹

卽立辦黃頭伍伯皆稱公忠勤無留事嘗主試粵西
得士爲盛張兵部其廉歿于京邸婦妬甚張不欲歸
其妾所生子留妾邸中翰林馮有經寔撫之而公以
鄉誼保持于外每過省必呼同曹卽善兵部者與偕
昕夕惟謹三年如一日曰張有寡妾在公自少挺挺
不肯以喜怒隨人既貴益自豎立被服寒素或見其
襯章惟毛褐裘數年不易云丙午假歸暴卒公在職
方以餉遺一無所受既解而南債帥有持千金爲壽
者公醉之酒峻謝之甫別而沒既殮僅餘酒鎗數事

而已公性孝友念與母居貧起家兄大觀勉爲善不能自給既省母畢出所持裝進母曰以爲兄具兒食祿于朝母母用相念也或言公鄉薦時將校公據命家人市一澣布衣而易其既散者至不得觸手語人曰服此六年而吾體漸溢不堪着然亦市之某肆中吾甚恐久而渝也聊服此識吾念焉

論曰吾鄉稱兄弟同籍者自二張始方與柴繼之官至京兆尊顯矣刑部阨于年同安之政有聲於時就教而沒盛者故難其繼耶職方祿壽雖不配德而清

風穆如矣職方常召鑷者入几而不席僅取敝篋殿
之其他服御皆襲敝而爲獨所奉卮酒盞底透見銀
花耳職方嘗語人毋琢吾稟賦盖庶幾焉職方死數
日而里人傳說新柴復生倉皇馳走塵昏一巷中匪
其愛之疇欲生之也耶里人謂同安先貴故稱職方
新柴以別之云

盧志

盧志字宗尹自少讀父守恒公遺書好講素難洞悉
包絡淹通諸家之義然名不出其鄉有病痿久不起

者一劑起之名乃大噪衆以爲神弘治丁巳應名醫
詔提藥囊負笈走徐沛間一人衣短褌衣止先生坐
與論運氣主客正對之法其言非常先生諾諾承之
意忽忽如夢醒間遂行就禮部試試高等隸籍太醫
院供奉御藥房奉詔修本草成賜金綺蜀藩奏迎先
生詔不許孝貞太皇后昭聖皇后有疾診視立愈賜
繡衣一襲名動京師正德癸酉治上痰疾授御醫乙
亥治悸疾遂擢院判贈父如其官是時先生入奉禁
御出陪乘輿眷遇隆重賜金綺三品服長安貴游競

相延致馬鞭所指輿隸促沓塵昏一巷中爭先御爲
快而先生仁心應物無貴賤老幼一體療治察色按
脉洞視五臟鍼熨湯液不泥古法所投立效如大將
挾槩駛騎縱橫皆宜內自禁掖乃至委巷一切痾癢
恃先生無恐詳具別傳中庚辰上南狩不豫召先生
先生趣告諸大臣冬得夏脉法在不治願定國儲安
社稷宮車冥駕例得罪先生超然免于廷論詔以院
判致其仕時有院使王某者瘍醫也治背疽不効強
先生視之其人喘嗽嘔噦以木榻穿底坐下不止先

生曰可活也王語先生兩尺俱絕恐無生理先生曰所以生者政以兩尺絕耳經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今幸嘔噦何患焉請以枳殼厚朴半夏枳櫛之屬治之王曰疽背喘瀉危矣藥非所任先生曰此急則治其標也乃取藥煮其旁香氣達于鼻病者翫翫以手指藥燼求飲盡劑酣睡比覺病去疽亦頓平凡先生所療類如此餘莫能詳既免官促舍人治裝諸遊長安者強持先生留邸中嘉靖壬辰子榎登進士補外先生歸崑山時已貴高門敞第

笙歌雜選家人受旨進士務遂所樂以娛先生而先生性固恬澹無一切姬媵耳目之好日與弟子數十人解說素難不輟沈友者號苓坡侍先生久嘗與談運氣曰人皆知運氣太過不及主客正對之化其間所云中執法貴人行令最不易察蓋歲運與司天同化爲天符執法若戊子丁卯歲火運見少陰木運見厥陰戊子運化炎火司天化熱加以火熱病心內外邪并主血溢暴出故中者速而危天符歲運之氣同化爲太乙貴人周甲之運臨歲者四若戊午感熱病

心巳丑巳未感濕病脾乙酉感燥病肺皆內外邪并
五臟主病不治故中者卒暴而死中行令者因乎歲
會其氣和平故徐而相持是緩急輕重之分也又云
歲半以前天氣主之勝之常也歲半以後地氣主之
復之常也內經之旨至切而當王冰以勝甚復甚勝
微復微爲解其理愈湮抑不知天運有太過不及氣
化有盛盛虛虛太過者化先天則巳勝妄行不及者
化後天則巳衰受制盛盛者風熱相火位乎歲半之
前木火之氣動而爲勝也虛虛者土金寒水位乎歲

半之後金水之氣本衰因時旺而能復也蓋木火之氣有餘而金水不足有餘則勝常多不及則勝常少故耳然有當不足之氣而反爲勝此天令之變非由恒紀不可以憶故曰時有常變氣無必然也言既顧沈友書之而是時朱柔中以童子侍先生謹問傷寒脉要先生曰昔人謂病從外之內而盛于內者先治其外後調其內有指爲傷寒者此大不然稽諸至真要論所指第言外感如諸瘡之類非傷寒也傷寒外感之疾既盛于內則傳變入裡其勢至危此時尚欲

治外譬猶大盜已在堂室不急攻逐徒周章垣墉之間豈理也哉故仲景曰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奚待辨耶又云東垣謂飲食失節停滯者皆傷于胃勞役憂喜悲怒者皆傷于脾其言固曉然易知然暴怒傷陰其病筋攣血溢暴喜傷陽其病厥逆崩漏驚悸引而不發之妙孰能知之苟不研精索隱因內經以盡變鮮有不敗者也又云原病式以五行過極反兼鬼賊之化故戰栗惡寒皆從火治予嘗不以爲然仲景論三陰寒症亦以戰栗惡寒概從火治爲非

則是戰栗之症固多因于熱而亦有因于寒者不可
執一也是故別陰陽于疑似辨標本于隱微惟丹溪
爲能言之又云知迎知隨氣可令調人之氣血外歷
經絡內應臟腑寒則凝洩熱則淖溢貴適其中乃不
爲病蓋手三陰從胸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
從頭下足足三陰從足入腹寔者迎其至而奪之虛
者隨其往而濟之瀉滿寔補虛不能外是世俗多以經
絡諸篇岐爲別門也仲景始發之于傷寒諸論因經
考症立方陰陽表重其病畢見如太陽曰頭痛脊強

陽明曰目痛鼻乾少陽曰耳聾脇痛太陰曰腹滿自
利少陰曰舌乾厥陰曰囊縮凡經絡所行部分發爲
病症較然可見學者必察乎此庶幾迎隨之法施不
謬耳先生好著書喜談脉理年踰八十衣冠皓偉嘗
以手捉其鬚話當年治疾快意事津津不置弟子嘆
未曾有則又曰盧鬚子豈異人耶知其說而已矣蓋
武廟時宮中皆稱盧鬚胡子云著有醫學百問辨脉家
典要增定醫學綱目進士無子悉亡去

論曰予家先節婦先生女也得聞其行事爲詳而予

猶憶吾王母晉晚歲病痞每據牀呼曰悔不如盧太
公言予跪問故則母年二十時有疾先生與之丸一
升曰服此可無悔否則望五而發無及矣其發也果
四十有五語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先生以其餘醫
人而其大者默定國本于武廟隱微之際倉皇宴駕
宗社乂安非上醫晉之流乎與古之醫和論晉侯之疾
扁鵲望見齊桓侯而却走何以異哉而惜乎其書不
盡傳于世也先生之祖曰彥昭國初以賢良徵爲四
川參議參議生佐佐生輔輔生常字守恒三世業醫

守恆生先生徙崑山生進士梗官兵部員外郎娶靈寶許氏封安人次楠太學生娶周氏楚府教授秦孫女皆絕墓在真義西三里自先生歿朱柔中以治傷寒顯子孫能世其業其又爲龔侍丹之痰厥沈懷中之中風沈慕汀之外感奚婁潮之癆瘵皆倉扁一時名聞境外投鍼劑草木必稱丹谷先生以爲此道中人龍也

秦雲

秦雲字起和識力强敏能任事由國子生倅霍州會

山西旱饑公被檄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
一武弁輦鏹數萬行而懷仁王府故隸霍宗祿父缺
則使黃頭破鞘而掩之公曰王需祿米急故當而柰
何捍天子命常饑三晉民即有詔讓王其何說之辭
王震恐完鞘還弁公取鏹列卓上照戶分給即胥吏
一不涉手晉人以甦勅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霍
故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公發庾粟千石
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汝何官
而擅命發廩耶公唯唯承之然鈎考籍記甚明不能

加罪而里甲遂免逋賦之患且因以爲利焉遷倖夷
陵夷陵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群飛銜火至他屋
處處皆焚公夢白袍者翹一足心知是秦武安君白
起爲設重樓肖像祀之火患遂息車駕南巡省檄公
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樓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
以朝暮聞噉聲輒發無後期公與太守送抵樊城乃
還而大鴻臚揭簿呼名會有旨事過界不問得免譴
而監司猶責公避事公入白監司明府故後代不知
此時事猶憶統輦夫時常懼不免死監司默然一日

被檄至施州治嶽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
倅被檄但以文書羈縻官長無至者施帥取百鎰金
苞茗中餽公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
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嘆賞之陞開建縣知縣
不肯赴僦舟還吳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
挾書自隨步履如飛有號弘玄先生所著有地理正
脉荆南行稿史統節畧藏于家世父瓛別有傳
論曰歸太僕作弘玄先生贊詳哉其言之矣先生既
謝事老而貧每言在夷陵建樓祀武安事樓上望西

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
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
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矣先生賦詩談笑都不減
古人而朝法非進士不成宦其以國子生進者多自
畫無能自奮于功名悲夫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



皇明崑山人物傳

周鳳鳴 弟鳳起

周鳳鳴字于岐長不踰中人饒膽畧究心當世之務
動止嶷然父康僖公心期之年二十五成進士是爲
正德九年甲戌授刑部陝西司主事初提獄即明習
本部事宜多所注記部中每有奏牘尚書必諮決于
公嘉靖癸未遷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署郎中事

奉勅勘宸濠逆黨按律定罪一無枉縱甲申寔授本
司郎中時李尚書承勳爲刑部知公特深意欲以煩
劇相試念惟廣東司所轄錦衣旗校驕悍難制調公
往視事旗校肅然戊子李尚書擢本兵亟薦公調職
方職方主將領多請謁竟莫能溷公總戎叅將以下
除目一出寂無後言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
侯協同視事而豐城以伯不得先侯請下廷臣議公
曰伯不得先侯者分也上所任使是公以下者莫敢
抗矣議遂定庚寅擢大理寺右丞值星霾示變應制

上疏纏纏萬言其論兵食水利尤爲鑿鑿可見行事
當是時公方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而張少傅汪司馬
整之屢欲中公會馮御史恩劾奏大臣不法事司馬
將甘心御史而公所擬肆赦詔條適與忤遂落職公
家居十有八年內外章奏薦公經世之學可大用凡
六十餘疏公弗爲動嘗語人曰脫不幸吾亨于官者
那得十年父子相保乎蓋歸而侍康僖者又十年云
康僖既歿詔廕一子入太學公以讓其弟于霄于霄
諱鳳起爲光祿寺署正能謹密所司與寺人爭出納

致廷杖滿考將遷以卿貳事波及謫山東鹽運判官
終遼左行太僕寺寺丞敦樸愷悌號稱長者庶幾萬
石君家之遺焉

論曰周先生早奮于功名以爲天下而餘常以爲其
家謝政之後區處萬貨至于纖悉目量手筭莫不犁
然倘亦范蠡力耕海上之意乎其後屢散也顧方
伯誌之詳矣曰明練似杜元凱勤毖似陶士行介特
似楊伯起竟其才業可以無所不至嗟乎嗟乎天生
斯人乃又奪之耶先生晚居尚書里自外歸有烏百

逐板輿而噪小史曰彼烏有雛壁者其攫之去豈其
訐耶公心不然之召責壁者令納雛其巢以觀焉而
其人畏先生之將撻已也緣木如飛先生拊膺瞿然
曰吾爲刑官久凡所據折獄者理耳亦何知理所必
無故事所常有哉後弗振矣然聞先生治刑書濡毫
忽起立或顧影而嘆人以爲求其生不得也

王應電 裔孫承慶

王應電字昭明格物強記讀書務深入又能自闢一
境謂不可磨滅云少游星溪師事莊渠先生授周禮

遂遍覽宋胡宏明季本之書與近世吳幼清何喬新
舒芬陳鳳梧諸家之疏殊未滿志喟然嘆曰夫子信
古所以述而不作後人多援經以翼傳吾斯之未能
信嘗指架上諸書此紛紛者何論乘訛襲舛即所載
冬官散見五官之籍其文不闕要是後人之周禮非
周公之周禮也周公之禮根極心源昭爲天象五官
離合皆有統會雖百世繼周而治必出于此故孔子
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雖百世可知也于是標
位列圖句解字析積有年歲殆可充棟胡莊肅松好

公書遂刻之江右公署先是公以兵燹無家西游吉安從羅中允洪先學初與羅語不甚見省後稍前席至相問難達晝夜三越月而後忘言羅嘆曰昭明此書如盤根膠枝附麗宛轉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辯固莫能煽搖其中而凌駕其上矣然用以告世罕有識者楚人吳鳳瑞見之曰向歆之後罕見其比公雖流離轉徙乎乃其行芳志潔一介不苟取與莊肅嘗避書院舍公公危坐終日指揮左右如其家晚歲自忝和歸崑山未久卒弟應宿鄉貢士裔孫承慶字孟

餘廣額通眉眼如漆談言疊疊父敏學奇窮遷徙無常公倚外氏居先輩范南江公孟嘉也說周易中庸論語往來淮揚間公蚤歲時聞領要遂能口傳其秘筆之爲文常驚一座父心獨喜念是兒可不負先世述作而公果用文章起家領乙酉鄉薦名噪都下公少失恃育于祖母某而父又早孤力貧奉母甚歡公逮養色如嬰兒父歿而大母存公遂不上計吏試依依膝前歿爲孺子泣也公年且艾乃謁選人授瑞安知縣縣苦旱病稅公調劑之恤商惠竈薄歛緩征所

以休息瑞人者備至梟徒楊敬竄籍于瑞根盤不可
問公捕殺之而高某者窟穴水碓寺患苦其僧公直
之如律則瑞人凜凜憚公矣瑞鮮文物士不登籍者
幾百年公至作人爲務嘗得林增志李元韶卷大悅
之而乙卯籍始有瑞士名姓蓋林云亡何歿于官公
口爽不能藏人過然用意故長者性至孝痛父多徙
乃行營高敞居青黃而文之甚麗誠家人昇父樁先
居之人語公非祥公訝曰事死如生祥莫大焉故人
陸某與公善而公用薦起陸貧不復至一日持酒脯

艤舫餉陸并餽之鏹陸倉皇不能省公笑曰君今日滿甲忘之耶公少從父讀不能買坊刻備觀覽從其友李某者得陳負外敬甫數十義公誦之以爲佳既貴臨文猶稱述不置云

論曰往與瑞安同舍舍李氏許瑞安嘗言其父在川翁率瑞安羅拜昭明先生深衣帷裳儼坐而受之如見古人翁問周禮圖記則云簡帙重道遠不可舉已付吉安官舍語疊疊多訓誨瑞安尚小不能盡憶也星溪之學滿天下述作如昭明寥寥矣予每見瑞安

挺而立尊其瞻視亦猶行古之道歟乙酉之役與予偕卜之神瑞安得仙宗主盟之繇果爲凌公登瀛門下士神告之美平居孝友爲政出則桐鄉瑞安斯何負磊落丈夫淵源本趣哉在川恂恂儒生老能孝養諒亦家學所自夫

張羽

張羽字子儀三歲失怙竒貧稍長不能就外傳則母王夫人辟纒紉綴將之夜歸就母讀瓦燈熒熒相對達旦以爲常母又令公乘月課誦縮其膏爲風雨晦

朔需公讀稍急母面之嗚嗚泣公亦泣書聲彌震聞者悽感而是時公已落唾驚人同舍生眈眈目矚公矣居無何有外家隸尺籍勾補不可跡者詞連公公孱然孺子無兄弟聲勢之援伍伯粹而盪之子毋整整囚繫行亂頭垢服線蹊新故屬也所司憐其孤童許白之正德十六年公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視權蕪湖客使肅榜疾馳雖甚嚴重必誠長年毋得逗撓捍張使君閔法既還京遷刑部員外署郎中事公與大禮議不合廷杖幾斃柄臣嚙之以原官改南

刑部而貴客猶以闕法見挫螫公蜚語聞上竟免其
官先是公未病目絕絡忽下垂王夫人之喪哭泣過
毀遂障其視或語公不幾滅性耶公泣曰殆非然焉
曩者吾就月讀書時風露薄之先夫人已知吾視竭
又賊其外後殆不可支矣乃闢地城南湛思靜坐客
至談說經史疊疊忘倦公性慷爽不能自匿其本懷
即子弟有過必令人知既疾亟猶絃歌數闕賦誦如
平生得年七十九

論曰予爲兒時從長老先生讀刑部制舉業音節鏗

木下... 卷之... 然已聞醫者爲刑部起下垂而張之猶復摩挲萬卷中也刑部闢城南居規鑿園池遂不至廳事與世隔詩翰哀然每言其少時就月課誦事血淚淫淫蔽面矣刑部既老雖不與世接而風流蘊藉至今猶想見其人子孫落落散處四方有冒他姓選爲弟子貢者邦人猶嘖嘖指刑部之後至下垂涕云

張寰

張寰字允清長身玉立飄飄如仙與人若落落而英偉秀傑之氣時滿襟帶見者大悅登嘉靖元年辛巳

榜進士第知濟寧州旋改濮州內服闋又補開州所
至多惠勞去後甚久州人尸祝之治開未幾尋陞刑
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
中事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刑部滿考封父祁州公奉
直大夫再疏乞終養詔許之初公之守濟也板輿迎
奉直州舍而州故孔道驛騷良苦公飭儲候望無寧
時奉直心弗善也然不欲言公察色知之將疏乞改
官而費文憲宏語吏部曰張允清才子令作候吏耶
遂遷濮公既封奉直具璽書金緋進而奉直寄語公

自汝守濮擒西洪學常天叙等爲朝廷救此一方民甚善而吾終夜凜凜每持家報至手顫汗盈把矣吾饗國家榮施汝母頓耶公又察奉直言知其心弗善也乃遂乞歸戲綵奉直前如嬰兒既數年奉直以老壽終服闋除授通政司右叅議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徃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漫應曰可竟解組去公有至性卽顛如戟手必奉直同卧起而奉直顧見公步趨旋折慄然惟恐其墜也在告時從奉直觀雁宕登天目父子相隨

衣冠儼雅浙人望之若儵然在世外者奉直既歿孤
吟長嘯益縱意名山水間渡浙江觀潮錢塘遂抵武
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
遍東南而碑版題詠之作亦半天下

論曰銀臺公該達多端世莫名其學要之自親親始
矣公嘗社茗溪蓋友坦上翁云坦上翁者前工部尚
書劉公麟與名士吳琬陸崑華爲湖社孫太初亦與
其中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
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而翁獨與公善不知

公學視其友懷王之會公嘗一再往說者謂公學擬
王文成不必然公蓋東方朔阮籍之徒不名一行再
會懷玉亦如陶隱居遊遠公社也歸太僕有光見客
降仙公憑此自謂已得仙云

王同祖

王同祖字繩武少孤善病嘗自匿幃中看司馬通鑑
病起悉了其義誦可盡一卷脫句二三名噪鬢序間
爲諸生寇正德己卯舉于鄉庚辰舉于禮部會武
宗南巡未及廷試以嘉靖辛巳賜進士出身選翰林

院襄吉士授編修公既績學有聞讀書中秘益事宏博六經子史外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至稗官小說無不記覽爲文章操紙筆立書融暢爾雅居然合作然公意直欲見之行事故在朝多所建白今詳載九龍山人集中識者謂有出入將相之畧云永嘉驟相倡議尊崇獻皇典禮一時諸臣死徙斥逐殆以百數公爲翰林亦在遣中永嘉卒公始用薦起爲春坊校書編修如故尋進南京國子監司業司業古成均地位望清重公蹶復起乃稍事振植意欲有所發明以

答主卷七何諸生坐頒曆失儀宰臣震怒既免祭酒
又欲盡奪其諸生公力救乃解已又上疏言他事忤
旨落職公弱冠登籍垂三十年立朝者僅五閱歲偃
蹇顛頓卒以譴死天下共惜之

論曰王先生眉目踈秀抵掌談天下事無所讓或謂
之曰翰林故冠帶書生君宜少默公笑曰政不欲冠
帶人作書生事予讀其集良然然稍慙難爲言責矣
九廟災議謂諸陵題主宜用春秋哭災漢儀變服例
一倣日中反虞之儀不得以吉服從事又曰宗廟藏

主石室謂之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
火災漢儀藏主西墻埴中埴石室也今建廟宜于北
壁鑿石爲埴納主其中以應古制引經據理可示來
世駸駸與白虎諸臣爭烈矣

魏庠 子希直

魏庠字子秀世居真義里真義西委江東遠大浦多
湖灑田肥美居民千餘家公襲其父壁遺田數百頃
力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資補南京驍騎衛知
事改光祿寺典簿致其仕公還里中見故里人苦重

賦上戶多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免者公獨自占其役
俾休息焉真義里人用是特饒相誠勉其子孫必曰
光祿之德幸無忘光祿縣令郭楠嘗造公見廳事側
荒塚踴然問故公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與之直彼
不以治生而棄其骸骨于水火故寧存之令拊掌曰
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古人之誼也不意今日復逢
于君咨嗟良久而去邑城西有宅與隣舍參錯人曰
君胡不券公曰其人養母甚孝能守其業不忍奪也
凡公之爲德于鄉任自然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葬高

墟子希直字溫甫嘉靖乙卯北畿舉人急行義不必
人知如光祿性高華濶達多戲所歷市橋村舍買金
賑乏不可勝紀然多出之嬉笑怒罵間逆來順往人
莫能測以故多取痴絕之名而人受無名之德里有
粥藁者甚貧公思賑之無由而粥者貿貿然擔過公
許公尾而竊之粥者見而跪進其美者公戒勿泄取
什百價償之不納其進他粥者聞競爲不知以希公
竊公亦戲嘗之心知其僞不問也客某者久信于公
意甚合故多平反嘗連其從者詐引無賴祈公施而

居間取金焉公弗知也嘗使乞者負老婦哭于市詐
言將戍某所負毋以行公甚憐而呼金與之篋中金
僅二銖客某者故叱之以爲不誠公故必與之其從
者又故言金且盡不足償則公盡二銖與之矣居恒
好買萬金竒方聞有賣竒者不遠千里傾囊購之嘗
溯淮涉河見纍纍斫者瘡甚卧市左公取方藥募人
療之慰不法又手援其瘕加護焉又手搥千許而和
之令速達斫者泣問主名不應聞者笑其迂不以爲
德也公自爲舉人四十年不造令無干牘之謁而散

其家累萬金今之稱行義者必曰八相公其行也得年六十有四

論曰魏之先李姓家吳葑門之莊渠恭簡所由自號也李翁嘗依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至孝廉復姓李氏云李氏之在莊渠者尚以百數恭簡歲廩米有差光祿踵而行之誠子孫世勿絕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光祿可以當之矣魏故有二孝子無嗣光祿謀祠之不果嘗語孝廉而孝廉年老散其貲殆盡又不果則又語其子尚賢曰

我將營世祠斷自朴隱至于光祿祀于一堂于同堂
別爲一室祀恭簡公又別爲一室祀二孝子嗟乎垂
老不忘其父之義又廣而推之疇謂孝廉多戲徒爲
此嬉笑怒罵之德者哉尚賢卒成父志予特嘉之嘗
爲作世祀述尚賢萬曆壬午舉人

顧夢圭 子允默 懋宏

顧夢圭字武祥十歲能文章十七偕計吏對公車不
第輒下帷不肯見客嘉靖癸未成進士授刑部浙江
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時公

年二十五輒從海內尊宿呂仲木鄒謙之遊相友善
嘗泛舟清溪看梅花色香孤絕仲木笑曰武祥如此
花矣其見雅重如此擢廣東布政司叅議分守雷廉
海北故有平江青鸞揚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
急公上䟽言海面珠池道里遼絕往歲開採用舟筏
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寇黃山秀蔓
延縱橫覆轍可鑒且珠蚌出海有漸生息甚難先朝
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通者三年再採
珠已耗竭自非積久欲求美碩繁顆此必不得之數

矣况蠻戶腰紉入海觸犯瘴霧駢首就死實可憫念
傳曰明王慎德不貴遠物伏望陛下亟賜罷採養寶
源以寬民力天下幸甚不報責貢珠如初都御史陶
諧議勦西山諸徭空其地填以新民如韓襄毅公故
事公謂御史言徭不宜盡殺填以新民勢必吞噬而
徭地荒落雅非土兵所習居先年襄毅于廉州流賊
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日比
御史卒從公言久之遷江西左叅議張毓秀者公故
人子爲幕官柳州時櫬歸里而公見所櫬舟挽卒伶

僇促驛騎偵得之輒假路符行其喪而舟隘便易已
舟載之灑淚而去尋陞山東按察副使改提學河南
訓士先行誼作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
階中憲大夫是年駕之安陸道河南省官出迎而公
居守攝三司篆三司事秩然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
在所公榜詔旨于省門宗王以下無敢佚游視省府
凜凜矣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分守延邵汀建其地
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
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

家款然無跡兵去復出公至詢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而建寧之民窟穴松溪賊如壽寧公詢得又捕平之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請致仕得俞旨公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羈州歌鹿鳴鄉人爭羨異之公抑抑無喜色久歷外臺不內徙嘗戲語所親北河有權舡者曰腰彎折吾爾時不覺心動云子允默懋宏顧允默字茂仁幼習家學爲文章多根極理要宏瞻該博而秀色靈氣勃勃言表爲一時學者所推重已

讀皇甫兄弟諸書悅其菁華乃發其先侍御家藏摘
芬擷秀漱潤咀英吞吐六藝考叶宮商識者謂酷似
其舅而公不自喜也去從歸先生游爲古文詞濃淡
相遭均節有式然公志在繩武藍衣幘頭浮沉諸生
間悒悒不自得中歲遊成均爲辟雍弟子與海內賢
俊角則又輒先諸賢俊而藍衣幘頭如初公乃慨然
曰李將軍不封侯豈其數耶稍稍考訂音律徵一二
少年用相娛樂而讀書不減壯盛時晚年病噎其子
天峻憂之不欲對公車公促之行曰吾志也既病亟

聞報又強遲之曰此行不第一會必有異已聞泥金捷賜及第索筆賦一詩遂瞑公長身秀目鬚顙如畫與人語恂恂若處子雖復酣放淋漓談言微中而時有不勝之色耻談先世功闕遇游冶王孫鮮衣躍馬揚揚于道輒障其面促步過之不與通而鄉人推世家子必稱公公聞弗善也公好讀書不問生產作業家幹有負官租久不償者會海忠介清查糧額及公而公方應試棘闈大梁王侯督其家幹如令不以聞公曰毋以事分即君念蓋其見重如此

顧懋宏字靖甫白皙虬髯語俊巡如寒士而氣雄萬夫時有封狼居胥之意馳驟諸生間久之多口過竟以此秧毀註誤繫獄既白家壁立將訪其宗老蘄陽間有雲間大夫王圻載與適楚閉署中夢遊武昌感司馬子長來觀七澤之言作楚思賦久之竟以宗老籍爲諸生蘄州時練水殷無美都官吏陵見而懷之曰此吾故人顧茂儉也假道過蘄勸令東還遂游太學萬曆戊子以太學生被薦告還鄉里公在晦時故交竄絕有謝生者能間關順適公意公重憐之既得

雋謂一第可俯拾兩偕計不售公乃嘆曰嗟乎吾日
暮途遠寧自斲小之耳乃授新安諭新安士多就公
而公才濶無所大用于諸生間遷國子學錄自謂陪
京散吏守簿書而已其後出守莒州奉職循理無吏
議終非其好也尚羊浮丘諸山望劉勰雕龍故處久
之自効免既還築室烏夜村植梅花數十株召謝生
徵歌爲樂幅巾杖履顏雪色識者謂不減當年丰骨
云

論曰中憲公適閩過遂溪道渴不受墨吏瓜必効免

其官此其中涇渭何如而猥以劉寬婁師德相比方也茂仁著華之業不減其家劉牢之然非所願靖甫閉署中感憤作賦駸駸與子長爭烈矣予少及侍長公好獎士類聞人不善已有忤色與次公周旋久想其言論風旨庶幾今人所有無所不無者耶尚論顧氏之世多長者不虛耳

晉憲 父鷗 子驥

晉憲字其章父凌霄翁名鷗故宣平縣教諭性長者獨心竒先生八歲授古文尚書則先生通尚書授馬

班左氏傳則通諸傳授濂洛閩諸儒之說則盡通其說謂諸儒弗畔于道然莫出其宗當是時意可俯拾一第試爲諸生則落落諸生間十年無所合日抱影一畝之宮環堵蕭然撐鏡而歎忽相者前揖先生先生訝然曰若休矣吾無所復覲天下事相者曰相期甚久念非足下之時弗以告今者從門間窺若面有光氣如日翳而忽明也橫秋必矣如不吾驗請就御史小勒兵而有不號子冠軍者乎却立良久曰故是嶽崎歷落人再誦其言而去是歲果就御以試第

一人秋七月又爲都下士尚書第一人先生曰非獨
相者信也吾性褊嘗自訟弗能下人日者賓于鄉有
竹工無端戟手相詈吾趣過之弗與校知其改常也
不三日竹工死先是與同舍生詣江陰同舍生之挽
者與田者閔諸田者負耒而前吾故自撻其挽者田
者歡譟去否即奮耒藎粉矣吾故不能自見吾面此
兩事者其有光氣時耶雖然吾無條達之會將不利
于行是歲上春官果不第癸未始成進士授工部屯
田司主事時永嘉安仁在政府先生心弗善也永嘉

以二子贄于先生受尚書則先生與說尚書不負贄而已矣尋奉命視權荆南荆南既孔道權司萬貨所集先生冰蘖自矢政府不無少望賴本部趙司空廉知其賢奏爲諸部使者最會有疾在告三年補虞衡司主事適有慈寧宮之役謹物料絕竿牘如在屯田時政府滋不悅辛卯晉本司員外郎命甫下武部失火將延燒水署先生倉皇赴之捍禦節慎庫所存鉅萬而論者詞連先生先生囚服詣廷評評無害通判嘉興銓部擬改南員外郎命且下忽中格會台州有

嘯聚之禍殺其守遂遷台郡先生擇鏡語其舍人曰
吾面盖有雀斑如鬻云春秋之役斑忽脫縮入皮膚
間今又若鬻其章殆不振遂自免君子曰先生之解
也柔其懦免也信諸鬻豈相者之說故然耶先生初
筮仕就故宅稍闢園亭則盜者敗之已稍繕則島夷
又敗之先生曰嘻吾故嶽崎歷落人豈有憾焉或有
言永嘉貳先生者輒謝曰永嘉即貴能隱現吾斑痕
哉得年八十二考終子驥字子良孝事工部知工部
之不能諧世也修植桑果種橘千章與從父其大翁

發明軒岐之旨曰凡爲人子應爾然不廢科舉之試
後應詔圈訂孝武兩朝實錄久之不得官請試遠郡
歷滇遠中都幕慨然南歸橘數榮且落其實作傷寒
辨論數十篇語所親曰吾藉工部之庇游成均觀明
堂辟雍遂盡覽兩朝掌故一時休明紛紜之變涉南
詔登金馬碧鷄之山摘其明秀渡遼問且七憐乃
顏恭寧門所往來南浮大河瞻伊闕放舟而還葉心
朱實累累抱弱子剖一味之甘論五臟關會之原辨
草木甘苦之性所得既多夫又何憾而故園殘破不

可居將小築黌舍旁後人其有觀乎先生清癯玉立
印堂黑子隆起時然後發言有義意書法顏平原醫
說宗王叔和其人類王彥方陳太丘學者稱櫟庵先
生

論曰晉氏其先受姓于國子孫多散處太原平涼間
楚漢之際鄙始以晉顯歷東西京迄典午之代經與
灼之外何寥寥也灼有文章述而不作工部豈其苗
裔歟參幕在隱現之間務滋宣平之德宜大其後而
後如綫者何也天將有待耶悲夫

秦鰲

秦鰲字子元孤貧力學未弱冠里黠者中之徭親戚
憂之公挺挺上書邑子請免役竟學邑子試之文立
就英姿颯爽爲析其中者而延致公爲其弟子師嘗
讀樂文莊公西垣奏章慨然想慕其爲人既補諸生
有令譽中嘉靖乙酉鄉試明年登第授行人司行人
勅使藩府再奉詔河南皆稱職擢拜兵科給事中公
受白簡喜曰西垣故如是耶言事諤諤然不專以擊
斷爲用壬辰彗星見公上疏災由大臣御褒誠謹權

相惡之出爲東陽丞東陽民生女不肯育公禁止之
民家生育如常陞樂清令遷九江通判德安同知所
至有德于民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會湖湘盜起擒殺
不可止公曰無庸盍清其原使民自不盜乎爲薄稅
緩役期年而盜良已轉本省布政司參議提督太和
山與中使王佐論香案例不合投劾歸服闋補福建
貧民李八仔者訟其叔爲富戶所殺有証驗而富者
行金抵八仔獄繫久不決公直之陞按察司副使入
覲還轉布政司參政道暘病脾免巡延汀報遷按察

卒

嘗曰人臣致位通顯議論朝廷自謂擲之無上一遭
挫蹶負氣虛憍豈復問民事哉秦大夫之外補慈仁
爲務弭盜必清其原即卓魯之政何以加諸然氣凌
中貴寃洗平民使黃金不得爲政西垣風調猶廩廩
矣是豈負平生景行之義乎余讀周太僕誌載大夫
慕文莊事特詳見士故有志凡居官任職烈烈于世
者非苟然而已者也

顧夢川 子允華 允烈

顧夢川字禹祥性磊落讀書無間寒暑廣軸高函每
覽必盡首尾起伏皆手自注記無所遺失父侍御公
愛其該達推所藏書悉以相與每一櫝必數十人舉
之品叙甲乙畧倣唐宋內庫書目有乾兌離震等號
外鐫顧孔昭甫藏書字羅列于堂公設胡床擁之而
坐綺䟽玲瓏案席芬潔嘗取大白架兩楹間客至則
沃之相與揚榷古今兼訂訛謬焚膏繼晷樽罍雲瀉
未嘗少倦或謂公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于公何如公曰夫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

木不... 卷之...

三

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
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公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
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公酒容溫克談論以時處父
兄金紫之間泊無所起觸事興懷亦時有遲暮之色
一往而深故未嘗縱擊唾壺自鳴伏櫪云晚歲貢入
太學益復棲心立理寄興澹漠客語之曰子傲絳帳
耶公笑答曰吾擁先侍御萬卷何止南面百城饘粥
之餘尚足了麩蘖事乃復戀三升美醞乎公于飲量
人莫能窺其給事者度可一石即公亦不能自名其

際也王京兆少育于公見公嘗讀漢書達旦侍者更
酷飲之講論不輟既歿門人私謚曰淳靖先生龔世
美嘗有謚議不具載子允孱字 允烈字孚承能

繼先志惟孝友于兄弟生平不異財食不異味服不
異彩子婦不異舅姑童僕欣欣不異主將行父喪必
高敞其門如父命割產償之不異議內外宗黨病瘦
死喪憂患朋友問遺不異禮讀書課義不異處以此
終其身

論曰長老言學問之于內典吾鄉自淳靖始也至兩

先生不然瀛洛關閩之書口誦無遺矣豈時運然乎
侍御推擇子弟必首淳靖至不欲方伯冕而賀旦傷
其弟不遭時之念所藏書悉以相與夫有所試之耶
世廟時吾鄉榜頭絡繹多顧姓兩先生必雁行其間
終不一遇以老然其孝友之性豈容沒沒哉巴湖之
東有墳翼然曰巢鶴林者淳靖父子實從侍御藏于
此百世之下過者必式有以也夫

張廷臣

張廷臣字元忠五歲從父僉憲公寬令錢塘署災亟

取印潛抱而出僉憲竒之每會僚屬必呼與俱酬對
機警動中窺會有詐稱臺檄者公從旁立辨其非是
驗之果然僉憲喜曰兒任官矣時甫八歲十九補第
子負已入太學爲增城湛元明所知戊子內江張學
士潮亟賞其文擢上第然文高六上公車不售年四
十三卒公鴛肩廣頰修眉長準準上黑子隆起體尪
弱善病藥餌不去其口然幹局有餘遇事強敏精悍
搃理操切無所縱貸居恒不廢吟咏而家政嶄然至
于纖悉莫不畢舉僉憲致政歸飲酒賦詩而已既疾

亟有相人郁生者言公必不起公偵得之召郁生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蓋其精強自持類如此

論曰張氏世有詩文自新城公始至元忠益著元忠嘗作秋夜賦予得覽焉首叙云少作鴻踪涕靡零於故舊壯懷鷄肋夢弗任于長安其感憤激烈之氣亦勃勃毫楮間矣四十不第卒以病死夫誠詩之能窮人與王弇州稱吾鄉絕特之士困公車者三人曰吳秀甫歸熙甫張元忠然熙甫晚第卒阨于官而其子季思亦以孝廉死悲乎悲乎即造物者不妒才吾不

信也

顧履方 子謙亨 曾孫天宿

顧履方字仲立靜慎持重木質而理雖甚年少居然有長者之風十四補諸生往侍文康京邸門館寂然惟槐陰書聲相答映戊子以太學生登順天府鄉試薦明年罷春官試抵家汛掃庭宇簡飭童僕親族兄弟外未嘗輕交一人會文康有疾兼程馳赴風塵骨立比薨扶護南還毀瘠踰禮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勸令偕計吏勉再往旋亦報罷不二年卒公性儉約

被服如寒素然見文康豁達喜施盡出恩賚調族人子弟及貧無力者心竊喜惟恐不極間先意爲文康周急贍孤寡輒不欲自名其德曰文康之意云爾公在邸嘗師事吳學士仁甫而華亭陸文裕以祭酒知公爲文字交尺一之問間一往復官其鄉者僅一交刺亦多不交刺未識面者焉年五十有六子謙亨字嘉甫年十六用文康三品滿考廕入太學授尚寶司丞滿九載進本司卿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公性開敏爲文慕司馬子長一時大家樂與游處年六十二

卒曾孫天宿字元昭秀眉目骨見衣表二十薦萬曆
戊子鄉試服御如常無境外竿牘之問庚戌易名春
授汀州府連城縣教諭連城崇山複嶺公攀躋而至
宦味蕭然汀守沈公應奎一見器重之嘗語人吾于
連城非獨他鄉之遇故有氣類焉亡何服艱歸病卒
年五十一

論曰吾鄉俗凡孝廉多徒行飛蓋以布爲之顧先生
舉於鄉不蓋也偶飛蓋過市中而里父老聚觀之喜
曰卽亦蓋耶先生俛首趨過里誠家人藏勿御奉政

開敏有詞藻氣甚豪而不失爲長者故足貴耳連城之直素眼無黑白與予交歷三十年無親踈想予猶憶連城報捷時其季父崙巖翁誡之曰人生七十亦恒耳以子之年得雋其爲德而善不勝紀也其爲不德而不善不勝紀也傳曰樹德務滋顧氏世有令德而家庭之勸誨如是雖百世可矣汀守薦行君子也連城無事可見聊載前語証之

孫雲

孫雲字從龍嘉靖己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與

議園丘禮成賜金綺進本司員外郎改浙江司而有
馮御史論死事馮御史者故留臺四鐵御史名恩初
以論南臺大計例怒御史大夫汪鉉鉉必欲螫馮御
史會星變求言御史又劾奏鉉爲腹心之孽又引范
希文百官圖例條上賢不肖主各爲朝廷分別言之
詞連永嘉安仁二相曰願陛下亟罷其召用者永棄
其已罷者上怒趣緹騎逮御史廷訊不能決移秋官
獄屬公公抗言曰御史得風聞言事上又以星孛故
詔諸臣皆得言之御史也而言盡其又何罪焉

御史嶽嶽毀譽過當法不得論死即論死與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不合當是時同曹卽爲公握掌掌透爪公力諍不少挫會上怒詔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而疑馮御史嶽謫公爲廣東潮陽縣典史已調廣西之懷遠居無幾量移增城令改判東昌尋守巴州繼守邵武同知踰年遷南刑部卽中未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上躬視顯陵輦道綿屬所至藩臬多受譴責公綜理甚張累賜金綺遷福建布政司叅議部有曠賊嘯聚千人焚劫爲亂公親率兵勦平之擢

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幾引疾自免公偉幹虬髯聲如
巨鍾每披襟爲人談事皆服其有體無敢相撓而仁
心爲質要必以親親爲本始父桂蟾翁客死桂林公
爲諸生甫弱寇聞訃嘔血犯炎瘴冒痢疫徒步萬里
得父骨昭平堡函之以歸將渡江旋風颺起三老懼
而盪之公槌入江中浮行里許出函骨宛然號慟欲
絕曰天乎天乎吾曩者始奔父喪挾秉金墮水吾亦
從水攫得之而今日水又驚吾父耶公既謝政念一
及之輒語人吾魂魄猶在江頭也

論曰惟孝與忠生人之性也雖甚偉人故有不能見
之行事者獨孫大夫之事其當年掀髯振纓汨流灑
血之狀猶令人髮指泣行下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
之門豈虛也哉大夫臬江右時手闢孫許二公之祠
醜牲載俎必其成仁之日夫亦其生平之慕尚歟許
先生嘗爲大夫生志載吾鄉學田之義自大夫始吁
嗟大夫其于在三之節何負焉

張情 弟意

張情字約之故封繕部禎次子出爲封駕部祥後而

繕部有季子意字誠之少與兄同學父授之書公讀
不輟弟頗好弄不事事然一覽竟無餘均及限弟登
嘉靖己丑榜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朝途方議建
九廟公奉璽書徵材荆楚遷郎中封父繕部如其官
大工告成得進兩階爲山東按察司副使與御史議
獄不合免官歸而公方登戊戌榜進士選授慶州府
推官處俗囂訟不可化公性長者理處獄獨辦處多
逋賦監司檄公往公召逋者提爰牘示之曰若處民
也聚族居此甚適而逋租者戍邊魂魄遊異鄉矣若

其圖之聞者感泣爭償賦如約監司咸異之而最後
舒御史頗用深文相高每聞公訊莫善也會尚書特
徵公且發而御史以金盤衛相告許累歲不決事屬
公公用輕刑奠之意愈不憚故稽公行公後授刑部
福建司主事公念母老乞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
遷車駕負外郎再遷武庫郎中除母服再補車駕贈
父駕部如之車駕職上供船與管驛騎公庀材堅良
三老無害給芻以時騎長不苦驛騷部民大悅馬鞭
所指都人士咸能識之呼爲張佛子云甲寅冬陞九

江將知府公流覽民俗慨然歎曰九江民不勝逞矣
吾姑相保以拙于是簡訟而息之惟休養是務爲之
其年草沒訟庭無兩造者旦起吏胥押牘而退魚菽
常不給輿皂織屨自力絕不知叫囂何事公亦翛然
自得也客過九江輒持斗酒兩筭器食相慰勞客愈
服其真素時方徵三峒兵備倭所至郡縣多鍵關聞
問意實遠之然剽擾特甚公郊迎勞苦又飲其酋帥
悼恤死亡三峒兵亂流而渡寂無譁者即數數往來
乎九江民不知也既滿考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尋以

病免歸乃小築玉山之陽蔣花賦詩與山東公爲白
首兄弟之遊歡然無間初山東公之與御史相持也
盖有負券不能償而故詭艷妓爲妻以詐子錢家者
御史論詐者死山東公爭非是手批御史御史劾公
公亦自謂吾臬臣稱外臺例得與御史相譏察亦劾
御史當是時霍文敏在朝聞之曰副使故出吾門下
我知之曩者副使使荆楚時積羨金萬萬無所取乃
私詐者金耶山東公性稍戇不類閩公然事已則忘
之其爲人急行義嘗貸粟於人人有告急者不弛擔

與之閩公耻人言居官廉而山東公廉不能自存其子勉具食與樂歡公公輒忘倦閩公有子三人長應文字茂實次應武茂仁次應忠茂良夙慧嗜學能文章里人稱爲三傑

論曰吾鄉故有蕭墅二張後爲安溪張氏稱閩東兩憲副云閩憲清淨自正卧理九江豈所謂政由專成民以親信者耶其後爲周叅政之興化顧司馬之饒州大都猶是而九江幾無爲矣東臬手批直指三十謝事人言速則易終固然至其安貧絕藥惟恐滓混

本在正堂集卷十一
世
白雲卿斯何讓阿兄耻言官廉乎太倉公稱閩憲循
于官長者于鄉合而表之曰有德君子不虛耳其實
與東臬之操兄弟也

吳中英

吳中英字純甫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
所欲觀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
司聲名大噪開化方豪來爲縣方年少自謂有文學
會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覽書大
服引與游甚歡後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

先生名告之而先生雅自負豪爽不檢小節父卒遺
貲甚厚乃按籍視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
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
迺更折節自矜飭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孝友急人
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少年學子稍知向方
者心下之游揚不置人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
者皆稚子何知焉然徃徃一二年即登第去以故四
方學者日進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
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鏗起群疑豁如

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于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
常有隱憂于其間 肅皇帝中興慨然有志三代之
治詔書數下修明廢典纚纚不一事而皆先生平日
之所嘗言世益服其識不可及云嘉靖辛卯始爲南
都舉人時先生且老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粥財自
給閉門不復往還令兒女環侍几旁誦詩而已戊戌
試禮部不第至淮疾作抵家二日卒得年五十一
論曰郭有道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
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豈吳先生之謂歟有道嘗著書

一卷論取士之本遭亂亡失以觀先生蓋誠有之歸
太僕方八歲嬉戲山中得枯骨作文瘞之其父怒撻
太僕先生請觀之曰班馬之才也遂與定交李中丞
贊見先生嗟咨良久徐覽其牘曰故是八座上人沈
玄朗羊標奕奕多奇節先生愛重之相其面可封侯
醉鄉是遵何術哉嘗與人決賭以竹簪爲質贖之百
金而色辭縣長之贈莫敢發言弟以事置對先生不
言也令閱其名察知之事立解抑何落落不可犯如
此嘉靖中吾鄉多人物讀書談義必稱太僕而先生

始基之矣

沈世麟

沈世麟字明甫號玄朗初名金馬少有俊才爲文率
意口占而成勃勃有風雲之氣與同邑吳純甫周于
岐齊名玄朗後稍放于酒不屑當世之務家藏書千
卷小涉則束之不復省指語人吾神遊其間矣嘗髻
髻袒跣行吟于市遇所與游頓足狂呼把臂而語語
輒不可了或忽然疾走馳去里人目之狂生家貧以
書抵縣令假擔粟令亦笑與之郡司理其悅其高義

授之室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暮年謝去錡壘堆積庭間司李不慙也卒年四十二祔葬朱瀝原之祖塋

論曰沈先生清狂自喜不屑禮法而禮法之士多從之游吳純甫對客指數生平之交獨稱玄朗有高行多竒節此于隱微幽獨之際信其人真可以邀世而無悶有不能誦言于人者孔子之門小節必閑然不廢虞仲夷逸彼其人必有以取之而世亦不可以無斯人也沈氏墓故在馬鞍山西麓純甫偶過之語客

曰異時古栢甚竒嘗鬱鬱蒼蒼以比代有文人今忽
枯萎玄朗其不起矣亡何竟死世稱純甫善相人或
在四體或在神情或在文藝乃不知其草木榮悴之
皆相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